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十一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十一冊〕

賓萌集

賓萌外集

九九銷夏錄

〔清〕俞樾著

余國慶
陳景超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賓萌集序

蔭甫同年，銳意著述。蔣香泉中丞爲浙藩時，曾刻其《群經平議》三十五卷行諸世，而《諸子平議》亦次第授梓。奈私念君所著述如良金美玉，有目者皆識之。數年後，君篋中書必盡爲人刊刻。余與君同歲成進士，又重之以婚姻，獨不稍任剗劖之役，無乃當仁而讓，爲君子所笑乎，因謀刻其詩文集。而適從浙臬遷粵藩，悤促以去，未果也。今歲書來，並寄示《春在堂詩編》六卷，則知君詩集已爲楊石泉方伯所刻矣，憬然有高辛先我之懼，乃移書請刻君文集。君之文曰《賓萌集》，蓋用《呂覽·高義篇》『比於賓萌』之義。集凡五卷，曰《論篇》，曰《說篇》，曰《釋篇》，曰《議篇》，曰《雜篇》，蓋從《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余受而讀之，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說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信如君言，今之《集》即古之《子》，而讀君《集》者猶讀《子》也。彼襲周秦諸子之貌以爲古者，不足以語此矣。刻既竟，輒書所見於卷端。君尚有《外集》四卷，皆駢儷之文，已爲杜小舫觀察所刻，故茲不及焉。

同治九年孟春，寶應王凱泰。

賓萌集序目

論篇一

說篇二

釋篇三

議篇四

雜篇五

或曰：『子之集分五篇，篇各一卷。唐宋以來，諸家文集有若是者乎？』曰：『無有也。』
『然則子若是，何也？』曰：『子亦知文集之所自始乎？蓋始於諸子也。古之君子既歿，而其徒譔次其行事與其文詞以傳於後，若《管子》、《晏子》是也。此即文集之權輿，故荀子書有《賦篇》焉。後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於諸子，於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吾用《晏子春秋》、《諫篇》、《問篇》、《雜篇》之例，分《賓萌集》爲五篇，以類相從。蓋吾文雖不逮乎古，而今之《集》即古之《子》，則吾猶及知之也。因書于目錄之後，以告觀者焉。』

賓萌集目錄

序		王凱泰(一)
序目		(三)

卷一

論篇

丹朱商均論		(一)
鄭殺申侯論		(二)
晉文公論		(三)
蹇叔論		(四)
晏平仲論		(五)
先穀論		(六)
季札論		(八)
滕文公論		(九)

盆成括論		(一〇)
陳仲子論		(一〇)
伯魯論		(一一)
屈原論		(一二)
申韓論		(一三)
秦始皇帝論上		(一五)
秦始皇帝論中		(一六)
秦始皇帝論下		(一七)
項羽論		(一八)
范增論		(一九)
韓信論		(二〇)
馬援論		(二二)
魏文帝論		(二二)

錢徽論		(二三)
劉蕡論		(二三)
鄒元標論		(二四)
明代爭國本諸臣論		(二五)

卷二

說篇

治說上		(二八)
治說下		(三一)
性說上		(三三)
性說下		(三五)
封建郡縣說		(三六)
公私說		(三七)
禮理說		(三九)
周書明醜說		(四〇)
左氏春秋傳以成敗論人說		(四一)

卷三

釋篇

論語正名說		(四二)
孔門四科說		(四三)
蜀漢非正統說		(四四)
十二支說		(四六)
鬼說		(四七)
神說		(四八)
經義雜說		(四九)

釋盤古		(六二)
釋姜嫄		(六三)
釋太公望		(六四)
釋荆楚		(六五)
釋春秋絕筆獲麟		(六七)
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六八)

釋楚漢五諸侯……………(六八)

釋公主……………(七〇)

釋佛寺……………(七〇)

釋相……………(七一)

釋主……………(七二)

釋欽……………(七三)

釋左右……………(七四)

卷五

雜篇

奏定文廟祀典記……………(九四)

春在堂記……………(九五)

胡雲林先生飛雲山授經圖記……………(九六)

胡春喬先生遺書記……………(九六)

高氏祠堂記……………(九八)

吳縣重建關帝廟碑銘……………(九九)

鄒氏恩卹全錄序……………(一〇〇)

書張文敏劉文清所書上海曹氏

志傳後……………(一〇一)

書應敏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一〇二)

舅氏平泉姚公家傳……………(一〇四)

王封公傳……………(一〇八)

周君雲笈外傳……………(一一〇)

卷四

議篇

文廟祀典議……………(七七)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七九)

學校祀倉頡議……………(七九)

考定文字議……………(八一)

取士議……………(八八)

仿造浮梅檻議……………(九一)

汪君樵鄰傳……………(一一)

符烈婦傳……………(二三)

周孝女傳……………(二四)

誥授通議大夫賞戴花翎按察司銜

貴州即補道署平越直隸州兼署

開州知州贈太常寺卿世襲騎都

尉戴君墓表……………(二五)

清故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程君墓

誌銘……………(二八)

先府君行述……………(二九)

先妣姚太夫人行述……………(二三)

卷六

補篇

周平王東遷論……………(二六)

秦穆殺三良論……………(二七)

越句踐論……………(二九)

自強論……………(三〇)

三大憂論……………(三一)

田獵說……………(三四)

戰說……………(三五)

醫藥說……………(三六)

嫁娶說……………(四〇)

妾媵說……………(四一)

禦火器議……………(四三)

海軍議……………(四四)

治河議……………(四五)

副榜貢生補宴鹿鳴議……………(四七)

文昌改稱梓潼文君議……………(四八)

創建驪山老母祠議……………(四九)

弭兵議……………(五〇)

弭兵餘議……………(五一)

賓萌集卷一

論篇

丹朱商均論

孟子曰：『丹子朱不肖，商均亦不肖。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嗚呼，啟則賢矣，而丹朱、商均豈必皆不肖哉！武王數紂之辜，後世猶疑之，而況丹朱、商均乎？當堯之時而有舜，當舜之時而有禹，此丹朱、商均所以不有天下也。益之德不及舜，而功不及禹，則天下不歸益而歸啟。使堯不得舜，舜不得禹，天下固丹朱、商均之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丹朱、商均而有天下，其視舜、禹固有間矣，而視太甲、成王，宜無媿焉。然而曰不肖者，何也？曰仲尼之子不能復爲仲尼，堯、舜之子亦不能復爲堯、舜。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之不肖，可也；謂之不賢，不可也。且夫以天子之子安然而處人臣之位，不賢而能若是乎？後世之君，以百戰而得天下。天下既定，中外無復異志，而爭敝之禍常起於門內。丹朱、商均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沒

齒而無怨言，所謂知命者歟！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所難者，以其子能安之也。舜、堯受人之天下而無所嫌者，以二子之無言也。昔武王克商，使武庚不反，則遂定矣。武庚反而天下從之，幾至於亂。及微子事周，然後復定。嗚呼，天下之心可知矣。夫使天下晏然戴舜、禹以爲君者，誰乎？丹朱、商均也。聖人以萬全爲計，非丹朱、商均之賢，則堯、舜不敢與，舜、禹不敢受。然則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丹朱、商均之謂歟！

鄭殺申侯論

異哉，鄭之殺申侯也。當是時，鄭無人焉。夫鄭之從楚，天王命之宰，周公主之，非鄭之私計也。爲鄭謀者，宜告於齊曰：鄭雖從楚，非有貳心，以王命之故。君若以王命來，惟命是聽。夫齊桓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敢因區區之鄭而犯不韙之名乎？鄭之君臣聞有齊師，則不知所以爲計，而姑殺申侯以說焉。不知齊欲得鄭耳，雖朝刑一士，莫殺一大夫，齊師猶在城下也。魯僖公時，齊伐魯。魯使展喜犒師，對以先王之命，齊不敢伐而還。使鄭人而知此，則何以殺申侯爲哉？且夫小國，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惟知殺人以媚人，其不至乎亡者，幸也。魯殺公子買卜以說于楚，衛殺大夫孔達以說于晉，皆非計也。夫無辜而殺大夫且不可，況爲敵國殺之乎？彼敵國何曆之有，弑其臣不足，則有出其君以說之，如衛成公者。出其君不足，則且有弑其君以說之，如齊莊公、悼公者。是尚足以爲國乎？

漢景帝用袁盎之言，殺鼂錯以謝七國，而七國不爲罷兵。唐昭宗時，李茂貞犯京師，殺兩樞密使以謝之；猶不足，又殺杜讓能，茂貞乃罷，而唐亦旋亡矣。宋韓侂胄謀恢復，金兵南下，問首謀。方信孺使于金，爭之曰：『縛送首謀，自古無之。』金人不可，宋卒殺侂胄，以首畀金。夫侂胄之罪，誠可誅矣，而至於函首謝敵，其國尚可爲乎！昔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傅鞠武欲使人匈奴。太子丹不可，於是樊於期感其義，至爲之死。其後燕王喜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以說於秦，而燕卒亡。故夫殺人以媚人，無策之甚者也。

晉文公論

唐叔之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至晉文公而遂霸諸侯，其言信矣。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晉爲三家所滅，乃先諸侯而亡，何哉？烏乎，晉之所以霸者，其所以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今觀晉文，與其臣所以取威定霸者，皆陰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所以不永歟！

自古以陰謀勝人者，莫如越句踐。句踐雖能滅吳，而數十年之後，子孫竟亡於楚。故知天下之事，得之光明，乃可以久。得之曖昧，終必失之。漢高祖取天下於秦、項之亂，其事近正，故傳四百餘年，絕而復續。既篡於魏，而昭烈建號於一隅，又數十年，傳二世而後滅。宋太祖之代周，難言之矣。故南渡之後，不能爲光武之中興。而益王之立於福州，衛王之立於劔州，

亦不足以比蜀漢。

烏乎，天道神明，不於此而可見乎？陳平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晉文之臣，所與深謀者，胥臣、卻縠、狐毛、狐偃、欒貞子之徒，不久而子孫降於皁隸，豈非晉之君臣皆有陰禍哉！雖然，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亡乃先於晉，何也？太史公曰：『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由是言之，太公以陰謀興，宜其祚之不永也。

蹇叔論

有進說於其君者而君不聽，則亦已矣。必嘵嘵然語於衆曰，君之爲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於君而君不用也。則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則人主將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賢主也，豈可望之中主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人以語其君，出不以告其子，使異日者君無所愧於我。君無所愧於我，則今日棄之，明日收之，略不芥蒂於其胸。

昔秦穆公使孟明襲鄭，蹇叔以爲不可。及秦師既敗，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豈蹇叔已死歟？烏乎，蹇叔年雖高，有少年之氣，才識有餘而不能藏，雖不死，猶不用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君臣之間，

豈好爲此眇眇小讓哉？懼傷君心也。今夫朋友之過，猶必忠告而善道之，而況君臣之間乎！蹇叔一言不用，則悻悻之氣不能自默，既哭其師，又訣其子，必使通國皆知而後已。秦師一敗，崤函以西無不稱蹇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於其臣乎？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不責孟明以僨事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夫王官之役，晉人厭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勝晉也。以兩敗易一勝，兩戰之敗不以爲臯，一戰之勝遂以爲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於國人也。其後晉以一旅拒桃林之塞，而秦遂不能東征諸侯，倖一時之功，貽數世之禍。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叔諫而不用，則杜門不出，深自諱匿。穆公始雖不用，終必能悔，悔而復用，成功名於天下，甚未晚也。惜乎，蹇叔才識有餘，而不能藏也。

晏平仲論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豚肩不掩豆以祭，其所居，湫隘囂塵而亦安之，故太史公曰：『晏平仲以節儉力行重于齊。』

烏乎，晏子非徒儉者也。古之君子，敝車羸馬，菲衣惡食，其自奉有嗇於廝養者，豈徒儉哉？蓋處亂世之道也。今夫君子，誠不以衆人之匈匈而易其行。然以一身而處乎匈匈之中，則亦危矣。彼君子何恃以處此？曰：君子之於亂世也，天下雖忌之嫉之，欲得而殺之，而至

觀其食無兼膳，衣無完衣，出無一宿之糧，入無一日之積，則雖其深怒積怨者不能不自媿不如，而甚者至於太息泣下。何也？天下之小人，未始無是非之心也。雖惡其剛直之節，而不能不服其廉潔之行。是故處亂世，犯衆怒，而莫或傷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君子不幸而處此，如之何而可歟？曰：菜羹疏食而能飽，葦門圭竇而能安，親僮僕之役而能不以為勞，聞妻子飢寒愁苦之聲而能不以為恥，則無往而不可。世之人所以貶其道、屈其守者，豈有他哉？飢寒之弗能忍而勞辱之弗能堪也。當晏子時，齊多故矣，而卒有以自全，故曰晏子非徒儉者也。

先穀論

邲之戰，晉大夫見於軍者十有八人，獨先穀堪其職耳。晉師之出也，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先穀欲戰。戰而敗，則先穀爲無謀。雖然，晉之彊匹於楚，晉之救鄭聞於諸侯。

昔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夫以區區之衛，當齊屢勝之鋒，其勢不敵。而孫子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卒與齊戰。然則以衛避齊且不可，況以晉避楚而可哉？且諸侯所以望晉而歸之者，以晉庇我也。今小國有急，晉師遷延不出，竟，豈獨失鄭，諸侯其誰不懼焉。是故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者，其所憂有在也。若論其常，則先穀之言萬世法也。雖然，如必敗何？曰：敗猶可也，而不戰不可也。天下之大勢不在一

戰之勝負。使先穀不以中軍佐濟，而從桓子之謀而歸，則可以無邲之敗。然自此諸侯益離，楚益無忌，天下之勢必且折而入於楚。晉平公時，楚滅陳、蔡，晉爲合諸侯而不能救，遂以失霸，吾惜其時之無先穀也。

或又咎先穀不從卻獻子之言而設備。夫秦穆之伐晉也，濟河焚舟；項籍之救趙也，沉舟破釜。安有如晉人之設覆於敖、具舟於河者乎？設覆所以拒追者，具舟所以濟逃者，此非戰備，乃逃備也。邲之戰，非將不具、兵不衆，患在人人未戰而期於必敗。曹劌之論戰也，曰：『夫戰，勇氣也。』今成師以出，未折一矢，未絕一弦，而能逆知其必敗而爲之備，三軍之氣不戰而自挫矣，何以戰乎！夫備豫不虞，軍之善政也。不備不虞，燕人所以敗於制也。是役也，楚亦嘗爲備矣。前茅慮無，左轅右追蓐，未聞其設覆而具舟也。然則晉將何以待楚？曰：城濮以來，楚之不競久矣。觀其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以遇大敵。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是晉固畏楚，楚亦畏晉。誠如先穀之意，敖、鄆既遇，鼓而進之，車馳卒奔以乘楚軍，則楚師雖衆，可以一鼓走也。

烏乎！先穀，晉之良，不幸與庸人共事，不能成其功，且不能保其身。而或謂先穀召赤狄伐晉，宜其死。夫事固不可知。鄆陵之役，樂武子怨卻至之不從己也，乃使楚公子筏告晉侯曰：『卻至實召寡君。』夫以樂武子之賢，稱於諸侯，而猶爲此。吾安知先穀之召狄，不亦猶卻至之召楚哉？

季札論

天下事，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君子於事之始來，審之以禮，決之以義，而守之以勇。故雖事起倉猝之中，變生智慮之外，而終無累於其身。且夫簞食豆羹之細，一不慎，終身悔，況家國之際乎！

鄭人欲立子良。子良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是亂國而禍君王也，必殺令尹。』夫此二子者，雖有剛柔之異，而其勇一也，故皆至於沒齒而無悔。吳壽夢之死也，諸子以季札爲賢，弟兄代之立，以求致國乎札。然札終不果立，而僚、光爭國，乃至相弑。烏乎，季子，賢者也。吾惜其始之不斷也，猶幸其善於自處，致國闔閭，歸老延陵。死而有知，尚可見壽夢於地下。然爲季子計，終不若當壽夢之未死，逃之諸侯，以絕諸兄致國之意，則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古之人有行之者，太伯是也。當壽夢之時，札不能自引去，至僚弑之後，乃曰吾受爾國，是與爾爲篡也。爾弑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所以處此者，固得矣，而豈知移此舉於壽夢未死之日，尤爲萬全哉！故曰其始不斷，其後不勝悔。季子，賢者也，吾惜其始之不斷也。

滕文公論

烏乎，滕文公豈能用孟子哉？其用孟子也，無聊之思而已矣。

滕與齊、梁異，齊、梁之國大而其勢彊，欲其一旦舉國而委之匹夫，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望，豈可得哉！滕則不然，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介於齊、楚，岌岌不可終日。蘇秦、張儀之徒所不至，而孟子獨來。文公自度用孟子亦亡，不用孟子亦亡，是以用孟子而不疑也。今夫文公之爲世子也，知馳馬試劍而已，其後知父兄百官之不我足也，而欲得天下賢者以自強，是以過宋而見孟子。非知孟子賢也，高其名也。夫果高其名也，則亦與馳馬試劍，同爲戰國公子之常態而已矣。彼許行者，自楚之滕，尚有數十人與之俱，則其在楚可知也。文公過宋，既見孟子，其之楚也，必見許行。孟子言堯、舜，而許行言神農，且以爲賢於孟子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此有爲而言之，非虛言也。烏乎，吾安知許行之來，非文公召之也哉。不然，許行與其徒捫屨織席^(一)，足以自給，彼何慕乎區區五十里之滕^(二)，而來爲之氓也？孟氏之徒，不能知其事之本末，故於文公來見，書其將之楚，又書其自楚反，而許行之來，亦自楚而之滕，此欲使後之學者有以得其故也。或乃以滕之無成爲孟子病，吾故備論之，以見文公非能用孟子。使文公而爲齊、梁大國之君，則亦齊宣、梁惠而已矣。